

大狸猫

和它的

后裔传奇

刘玉来 著



华龄出版社

大狸猫和它的

后裔传奇

刘玉来 著

华龄出版社

责任编辑：闫 丽 佟景宸 李惠玲

装帧设计：刘苗苗

责任印刷：李浩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狸猫和它的后裔传奇/刘玉来著. —北京：华龄出版社，2005.1

ISBN 7 - 80178 - 225 - 9

I. 大... II. 刘...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1686 号

书 名：大狸猫和它的后裔传奇

作 者：刘玉来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 刷：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 1168 1/32 印张：12.375

字 数：276 千字 印数：1 ~ 3000 册

定 价：22.00 元

地 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编：100009

电 话：84044445 (发行部) 传真：84039173

这是一部京味小说。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的北京。出于乡野的狸猫黑虎，凭着它的聪慧、名贵、剽悍成了王爷的宠物。它千里寻主，战狐狸、擒黄鼬、斗土蛇、击败牧羊犬和日本浪人，并远涉重洋去过法国。狸猫黑虎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反映了狸猫具有的真的能力。围绕着黑虎，发生了王爷、格格、侠客、猫把式、法兰西学者与市井泼皮、日本浪人、柔道高手的较量……

引 子

近几年，随着社会上宠物热的不断升温，一股讲求品种的饲养认知风已悄然而来。当然，纯种动物不单好在外表，而且往往显现出超出人想象的灵慧。要不然人的老祖宗为什么早就对饲养动物讲究品种的纯正呢？我们不是生物学家，更不是遗传学家，对于爱好宠物的我们来说，不过最注重的是两点：外表漂亮，内心聪慧。其实说注重外表漂亮大多数人能同意，至于说动物有多聪明，可能不会被许多人赞同，至少在标准上会有歧异。有的宠物发烧友以为，在动物的漂亮与否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于动物的聪明，不过是能顺从人意，或说是能猜度出人意罢了。而笔者以为，人们真正喜欢宠物的原因不过是动物也有感情，而且这感情真挚且专一，纯种动物在此方面表现得会更为突出些。

本书所讲的是猫的故事。对于猫，远的不好溯源，因为三皇五帝，春秋战国，汉魏晋隋，乃至唐宋元明清诸朝皆讲求马、狗、斗鸡、蟋蟀、鹌鹑等宠物的饲养玩赏。当然，猫一定也在其中。比如以宋代为故事背景的《三侠五义》中就有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而且其中侠客展雄飞还被皇帝封为御猫，不言而喻这御猫必定是狸猫了。狸猫也好，御猫也好，都反映出猫至少在宋代就受到人们的宠爱，或曰人饲养猫的热情至少在宋时就不亚于对其它动物的热情了。狸猫是猫中的一个品种，其特点是体形大、漂亮而聪慧，动作灵敏、野性十足却又温顺，特别是它对主人、对自己的孩子又富于感情。不过，狸猫似是一种俗语称呼，辞海上说狸猫即豹猫。而豹猫为“体大如猫，全身浅棕色，有许多褐色斑点，从头顶到肩部有四条棕褐色纵

大狸猫和它的后裔传奇

纹，两眼内缘向上各有一白纹，栖息山林草丛间，常出没于城市近郊。以鸟类为食，常盗食家禽，也吃鼠、蛙、蛇、昆虫、果实”。足见家养的所谓狸猫必为这种豹猫与家猫的混血后代。因而才具有了家猫的温顺、多情和豹猫的凶悍及外貌体征。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

话说大清国的公侯贝勒们由于惧怕政治上的争斗，所以干脆过上了不问朝政，养尊处优的生活。得天独厚的身份，优渥的俸禄，那么清闲的日子如何打发？于是以宠物为心理依托便成了当时的时尚。猫的品相尊贵与否，在当时是不论品种照例以颜色划分，黄者为尊，白者为次，黑者再次，至于黄白相间的虎皮道儿，也就不就不为良猫，搭配美观的黑白花也足以悦人。但总的来说在体态雍容，品貌美观的前提下，颜色是个关键。

单说1900年大清国闹义和团，最后落了个庚子赔款了事。众列强各有所得，据说仅美国大财团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就得到了一笔巨大的赔款。有眼光的石油大王并不满足于此，于是想利用这笔从中国人手中勒索的不义之财继续投在中国，获取更大的利润。擒人擒心，这个道理洋人更明白。怎么办？想来想去还是利用这笔钱在北京建所医院，明为慈善事业，暗为文化侵略收买人心。揣测在京城内选址，历有年头终未搞定。到了1917年，居住在现王府井的毓王爷由于清朝的倒台失去了旱涝保收的俸禄，这时已养不起人口众多消费奢侈的一大家子人了。只好把宽阔舒适住了几代的御赐王府寻求个肯于出好价钱的买主。事有凑巧，石油大王刚好在京城要找个好地界盖协和

医院，一来二去，很快便成了交。定金交付合同签订了，王爷府就得按期给人家腾房。说搬家，这一大家子人搬起来可不是一句话的事。不说别的，单王爷府的零七八碎、宠物玩好、鸟狗狸猫等等就不可能都带到并不宽敞的新居。于是只好忍痛割爱，卖的卖，送的送。在不得不割爱的宠物当中，有一只名叫黑虎的大狸猫，那是这位卖王府的王爷父亲老王爷留下的。本书所讲，即是黑虎狸猫与老王爷及其王爷府猫把式的一段传奇故事。

故事发生在1909年的初春，在山西天镇县城里有个专门饲养良种猫的生意人钱坤，他用一只从小养大的野豹猫和一只本地黑色猫相配，产出一窝，共四只。等长到三个月，其中一只小狸猫便出落得相貌堂堂了：全身黑，毛色滋润光亮，尤其后脊背、头顶毛色油光得像锦缎。脸上灰黑花纹相间，活像老虎脸上的花纹，一双又大又圆明亮有神的虎形眼炯炯有神。四肢粗壮长大，尤其是四只大爪小蒲扇一般，尾巴又粗又长，走路来翘得高高的，虽然尚未长成，但已是一身虎威，透着八面威风，虎虎有生气了。这个模样虽说在颜色上并非入列于上等猫，但从体形外貌看也非寻常了。最为可贵的是它特别有灵性，四个多月的猫已能听懂主人的各种指令、眼神。“好猫！”钱坤经常得意地自言自语。得意的钱坤便给这只猫取名黑虎。

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您看这位钱坤吧，那是正经把板儿的生意人，人家是下了工夫费尽心思才配出这只好猫的。那位说了，你上面不是说钱坤就是用只豹猫和一只本地猫一配就出了这只黑狸猫吗？其实哪有这么简单的事，形、色、貌、体态、灵性都占全了的那可是万里挑一啊。单说和黑虎同出的那三只，一只体形毛色差，一只五官丑，一只呆头呆脑没灵性。龙生九子，子子不同，说来这也和世间的人相似，又聪明又美

大狸猫和它的后裔传奇

丽，四肢匀称，个是个、模样是模样的毕竟是千里万里出的一的。钱坤也不知碰了多少回才得到了黑虎这么一只。自从有了黑虎，他想：不但要卖个好价钱，还要给他找个好主儿。

世界上的人就是这样，就专有那么一类人是靠坑蒙拐骗偷窃过日子。钱坤的黑虎很快就被邻居泼皮金三惦记上了。

您看，任何动物尽管经过人工驯化，天生的野性总难除掉，猫也是如此，你可以把它关在房中哪儿也不许去，但是怎么也挡不住它钢爪子，当憋闷急了时，它还会又叫又嚎上蹿下跳满屋折腾不消停。老年间住的都是平房，养猫的人家都在门下角开个半尺正方洞，洞外挂个棉布小帘，专供猫自由出入，也就是说猫是自由的。钱坤养猫自然也是遵从这个规矩。为此黑虎出入也相当自由。猫是高来高去爬树上房到处都去的，它要是上了房或在墙上居高临下，在院子外边就能看见它，因此经常见到饥饿或缺心眼的猫轻易被骗捉的。金三与钱坤相邻，四个多月的黑虎天生的体壮灵活，上房爬树，高来高去已然轻巧自如。黑虎一上房自然逃不脱金三的贼眼。

“好猫！得值个这数”，金三中指食指同时伸直搭在一起比划着说。十两银子，对于平民百姓来说不是个小数，一只猫身价十两，也足见其珍贵。

又过了半个多月，钱坤见黑虎已经出落得体态非凡，心想得快给它找个好主儿。这不，正好往来于天镇与京城以赶脚为生的堂弟钱邕昨日回来告诉他，已经和北京毓王府管家说好，如果王爷满意黑虎品象，说愿出一百两银子。

“一百两！”钱坤喜形于色得简直快晕了。

“对，人家管家那是有身份的人，能跟我胡许吗！再说，王爷有金山银库，还在乎这点儿小钱儿。”钱邕有把握地说。

“哥，今儿是二月底，下月三号，咱哥俩一块儿进京把黑

虎送去。”

“好。”

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家人没那么多罗嗦的，单准备下月三号起程了。

您瞧，这几天羊肝儿拌饭一个劲儿地喂，可这黑虎似乎并不那么高兴。它看到钱邕、钱坤说话时眼睛看着自己比比划划，它似乎觉察到事情与自己有关，又从主人用手抚摩自己时的眼神里感到了一股依依不舍的心情。它虽然不能准确地知道什么，但凭着天然聪慧的本能，已经感到自己和主人间要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了。黑虎不高兴时脸上挂相，找个地方一趴，面沉似水，一声不吭，时而用眼偷看主人。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俗语这么说的。还真就应了这句话了。这天黑虎傍晚出了门，竟然一夜未归，钱坤感到不详，到了第二天中午黑虎依然未归。

“坏了！”钱坤脑门儿上冒出了汗。

“怎么回事？我这穷鬼命！”钱坤后悔死了，要知道如此，这几天就该不让这畜类出门。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

到哪去找？旧时有一个办法，就是绕胡同叫，或许它藏在附近哪个犄角旮旯里；或许它偷吃了谁家的鱼肉叫人家逮住了，专等它主人来找好赔钱。穿街过巷，钱坤一路地喊，直喊得口干舌燥。喊遍附近几条胡同，乍暖还寒的春起，钱坤顺着小辫梢往下滴滴嗒嗒愣是淌汗。钱坤是真急眼了，他恨不得抽自己一顿耳刮子。

无可奈何之际，得，挨院找。其实不用挨院拍门，钱坤这一顿岔了声的沿街叫唤，几乎院院惊动，开门看热闹的已经不乏其人了。

“街坊四邻们，那位看见了我家的那只黑猫？”

大狸猫和它的后裔传奇

“咳，一只猫，丢了再弄一只。”有人说。

“说不准让谁偷走了，这人也真缺德！”有人不平的说。

“是啊，君子不夺人之所爱，你喜欢，买只，要不向人忻一只。”有人忿忿地说。

出来看热闹的人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

“这人啊真他妈孙子，老钱，我见过你那只黑虎，真有样儿，一准被哪个混帐偷去了，逮着这小子剁了他的贼手！”说话的人光着头，黧黑小辫别在腰带上，脚下一双练功大靸鞋，从人群中走到钱坤旁双手一抱拳，接着伏在钱坤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钱坤恍然大悟地点点头，一拍腿，“嘿”了一声，满脸无奈地转回了家。小辫别在腰上的人唤小覃，也是个无业游民。

四邻散去不说，单说转身回家的钱坤还没转身关门，已然感觉到身后有动静，未来得及侧身瞧，肩上已被人拍了一下，和那一拍同时落下的还有一句熟悉而不阴不阳的话：“别这么走了，得想办法找回来啊！”钱坤不用回头就知道是谁。

他只把下颏儿扛在肩膀上没精打采地说：“那还有什么办法，我又没抓住他的手？”

“嗨，我的哥哥！”说着这个人身形一晃已转在钱坤身前，还用说吗，此人就是小覃。

“你有办法？”钱坤问。

“办法得想啊，咱们假装找猫到金三那儿问问。”

“他要说，你的猫自己没看住，我又不是给你看猫的，丢了找我，栽赃啊！”

“哥哥呀！”小覃说着变客为主拉着钱坤向屋里走。二人走进屋，小覃把钱坤摺在椅子上，自己又从茶壶里倒了半碗水，喝了一口说：“我寻思，黑虎就在金三手里。”

“你看见了?”

“没有。”

“那你听到了什么?”

“我说哥哥，这金三是什么人你也清楚，他是专门偷人家猫狗往饭铺卖钱的主儿，我们俩虽说都在西磨场玩跤，但哥哥你也知道，我们不是一路人，伤天害理的事……”

“得得，别扯远了，你说我那黑虎有没有救。”钱坤着急地说。这里得交代一句，前面在街上小覃曾在钱坤耳边低声说了几句，钱坤才无奈地回了家。小覃说了什么？请见下回。

正是，狸猫遭人算，急煞其主人。

二

原来小覃只在钱坤耳旁轻声说：“当心黑虎别成了龙虎斗一道菜。”钱坤知道专门有那么一路人偷了人家猫狗卖给饭铺，要是那样，就完了。全城多少家饭铺，怎么找啊？再说大凡偷来的猫狗就是怕主人找上门认出来，转眼就宰了，皮一扔，肉摆在你面前量你也认不出来呀。

小覃见钱坤着急，故作平静地说：“我说黑虎有救，还没变成龙虎斗。”

“何以见得？”钱坤一把抓住小覃的衣袖问。

“我和金三每天一早在西磨场跤场一块儿玩，每回他要是偷了人家猫狗卖了，脸上不挂相，而且来得稍微晚点儿。今天早上他来得不晚，只是嘴旁多了三个血道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是猫爪子留下的。等到我俩一过手，好嘛，他的两只手和胳膊被抓得跟花瓜似的。我说，兄弟这是怎么了？他既没说晦气话，又没骂咧子，只是得意地笑笑。哥哥您说这是怎么回

大狸猫和它的后裔传奇

事？”

“要是这么说黑虎保不定就在金三手里。兄弟，这么着，你给从中斡旋一下，黑虎回来了，我亏不了你。”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

单说金三本是个无业的游民，平日爱摔个跤，但摔得也二五眼。他只是拿这手儿吓唬老实巴交的人。自从他看到钱坤的黑虎，怀了不轨之心后，心想：这猫再大些钱坤就得卖了，我得趁早下手。猫毕竟是猫，再灵的猫也斗不过人的心眼，何况人要是设好了圈套，那一准能胜了畜生，再说金三经常干此买卖呢。一般逮猫，无非弄些羊肉骨头一类猫爱吃的东西作诱饵，把诱饵拴在一根木棍上，用木棍支起一个大筐，筐要结实些，有一定分量，只要猫叼住诱饵一拉，随着木棍倒下，大筐便将猫扣在大筐下，之后在地上铺一块布，把筐贴地移到布上，猫也就落到布上了。再将布四角向上兜起，与此同时猛地抽去筐，将布四角一合，猫便被装在布中。此时，猫无论怎样凶猛也无可奈何了，于是即可按住猫身，将其捆住。馋嘴是动物的本性，黑虎当然也如此。这天傍晚，金三就是用了如此手段将黑虎擒住的。只是他没有想到，当他将筐撤去的一刹那，黑虎非常凶猛地向上跃起，他只好扔了布用手去按猫两肩，而此时黑虎一缩头，翻身用双爪向金三双手乱抓，金三忙舍去猫肩，急抓住黑虎两条腿。要是一般的猫，反抗遵守一个规律，即你用手攻击它，它便回击你的手，黑虎却不是如此。它瞅金三抓住自己双腿不放，双腿一较劲，两只前爪直奔金三面门而来，幸亏金三有些摔跤功底闪得快些，要不眼睛非瞎不可，就是这样，嘴边还是挨了半爪，血登时流了下来。金三是个泼皮，发起狠来也是个不要命的主儿。他不能眼见着到手的银子飞了，于是往上将黑虎抡起，与此同时，把两只攥猫腿的手合



到一只手，腾出一只手掐住猫脊，迅速将猫塞进口袋中。就是如此迅速，手和胳膊还被黑虎连抓带咬得成了花瓜。金三把布袋口扎紧，然后将猫藏到后院地窖中。在这里任猫怎么叫，外面也听不到的。

金三办完一切，洗了洗被黑虎抓咬得斑驳的双手和胳膊，倒头便睡。后半夜，他不但没做成发财好梦，反而做了个黑虎抓脸的噩梦。要是一般的猫被他逮着，决不在手中停留，立马卖给饭铺。这一回他见黑虎能卖个好价，卖给饭铺那可不亏了吗？于是便决定找好友小覃相商，因为他知道小覃专门倒卖宠物。

第二天一早，金三来到跤场，见到小覃，便把意图道出：“我有只好猫，老弟你给找个买主，好处费是价钱的拾取一。”可没想到一来二去，二人在分成上没有谈拢，倒反了目。

“得得，白来的猫，还他妈吝啬，你愿意找我就二一添作五，要不就拉倒！”

其实，小覃本不是省油灯，他前几天就听金三念叨过要打黑虎的主意，现在见金三太独，是个“钱狠子”，便想，钱坤毕竟是平常人，好捏鼓，自己不如与钱坤联合，逼金三把黑虎还给钱坤，自己也可以从钱坤那儿多勒索到一些钱。于是他便来找钱坤，正碰到钱坤满胡同找猫呢。

小覃从钱坤那儿来到金三家，直截了当说明来意，没想到金三不理不睬地望着天花板冷冷地说：“好，好，真够意思！简直是卖友求荣。以后，我交就交你这样的朋友！明白告诉你，我压根就没想托你找主儿，早送到饭铺去了，这当儿恐怕正在肉板上呢。送客！”愣是把小覃连轰带撵地撵了出来。

小覃满面臊得通红，觉得没脸再见钱坤，心想：去他妈的吧，不该发财。拍拍屁股把答应钱坤的事丢到爪哇国里，干自

大狸猫和它的后裔传奇

己的事去了。

金三见与小覃闹崩，怕钱坤找上门来，下午急忙找了另一个同类朋友，狠狠心四六分成，自己要六。事情巧了，正好打听到天镇在京为官的冯提督公子冯明刚好要找只良种猫，听来人形容黑虎模样不俗，便急着想要这只猫。这一下正中金三下怀，为了不被人听到猫叫声，待天快黑时，金三将装猫的口袋放在一只二尺高的空酒坛里，装在木推车上，外面罩层破棉被，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到了买主家。金三这么隐秘并不是他怕事，因为他毕竟知道上午钱坤满街找猫，弄得满城风雨的，自己如果露了馅，岂不找麻烦？

金三推车悄悄来到冯明府中，这里早有家人接应，金三抱着坛子，家人引路来到冯明房中。冯明十七八岁，平时不愿读书，兴趣专在猫、鸟上。

“快，快，拿出来看看！”冯明好奇地说，“是不是来骗钱？我就不信有长相和老虎一样的猫。”

“金三，快点儿！”几个家人七嘴八舌地催促说。

“好，好！”金三小心翼翼地抓着口袋嘴从酒坛中向外提出来，放在地上说：“这家伙凶得很，口袋不能就这样打开，要是跑了算谁的？”

“好，听他的，拿笼子来。”冯明一句话，使唤人早将二尺见方的带门木笼拿了过来。

金三将扎住的口袋嘴解开，然后把口袋放进笼子，关上笼门，从笼条缝伸进手指揪住口袋底。金三的举动惹恼了使唤人，一个小子不满地说：“这是猫还是虎啊，你至于吗？”

“啊？至于吗？呆会儿你就明白了！”金三说着把衣袖挽起，“诸位看，这都是让它抓破的！”众人一看金三两只胳膊、手，都笑了。

冯明说：“谁让你惹了它呢？”

金三二次伸出手指拽住布袋口底，猛地一抻，口袋出笼，却只见一只黑猫仰面蜷着前腿，直直地伸着两只后腿，牙关紧咬，一动不动如死去一般。金三大惊，不由“哟”了一声，众人大哗。

“好啊，金三，你小子拿死猫恶心我们公子！”

“他能有什么好东西，好东西到了他手里就变样儿！”

“什么东西，瞧刚才他那邪乎劲儿！”

使唤人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

“一准是闷死了。”金三满脸通红，脖子出了汗，站起身看着冯明说。

“你说耽误了我们一晚上该怎么办？弄只死猫成心恶心我！”

“那，哪能呢……”

“哪能？”冯明说着用脚踢了一下笼子，笼子门也像泄了气一样，无精打采地敞开了，就在冯明“哪能”的“能”字尾音未落干净，只见笼内仰面朝天的黑虎猛地一翻身蹿出木笼。那个快劲真是迅如闪电。这可是谁都没预料到的，这么多人愣是让一只猫耍了。

“把屋门关紧，快速！”随着冯明一声命令，众人满屋追猫。黑虎上蹿下跳撞翻了桌上桌下不少玉器瓷瓶，心疼得冯明指着金三一个劲儿骂：“你这个丧门星干的好事！”

“可你要是不把笼子门踢开，它也不至于跑出来！”金三反驳道。

别看人在逮猫，那猫要是冲着人张牙舞爪扑过来，人也吓得够戗，再说谁也不敢用手向急了眼的利齿锋爪上撞。黑虎忽而高来高去，忽而桌下床底，敏捷如风，虽在紧急中，一双虎

大狸猫和它的后裔传奇

眼却时刻注视着逃出屋子的门窗。此时人和猫相较量，黑虎真如陷入长坂坡万马军中的赵子龙，左突右撞毫无顾忌。这些人东扑西抓总比猫速度慢半拍，直累得众人呼哧带喘，互相碰撞。一时不知是谁不注意弄倒了蜡烛，当然屋内并非一支蜡烛，可灭了一支就半屋子暗。就在此时，一个家人觉得后脊梁背如被刺般，还没反应过来，黑虎已顺他的后脊梁窜上他的头顶，手没来得及去抓，那黑虎四腿一弓猛然蹿向高处窗棂，撞破窗纸跳落在院子地上，及至众人追出，黑虎早已借树上房，一溜烟不知了去向。

单表黑虎，恰似脱鞴苍鹰，摘网腾蛟，在本县城内，房上房下，路径原本熟悉，转眼间已进家门。

话说钱坤与小覃约好后，心想：只要黑虎真的在金三那儿这事说不定好办了，因为只不过多陪进几个钱，就怕不在他手里，遭了不幸被卖到饭铺。想到这里，他不愿多想了。俗话说心里不痛快人也没精神，中午烦心没吃饭，下午他睡了半天儿觉。到了傍晚，眼看着落日西沉后，擦黑点上灯，觉得腹内有些饿了，于是脱鞋上炕盘坐在炕沿边的小桌旁，倒了杯黄酒，弄了点咸菜、花生豆，慢悠悠一口酒一口菜独自饮起来。人逢喜事千杯不易醉，但遇愁肠烦心，沾酒就晕晕糊糊。钱坤现在就应了后者，不由自主趴在桌上，就在他似睡非睡时，觉得眼前出现了一只猫，定睛一看，黑虎！他激动地叫出声来：“你这个畜生，到哪儿去了？害得老子到处找你！”

黑虎蹿到桌上，像是饿了，大口吃起花生豆，气得钱坤顺手打了它一巴掌，没打着，黑虎转瞬不见了踪影。猛然他耳际听到猫叫，但见一只血淋淋的猫站在眼前，定睛一看，原来是黑虎！黑虎转身就走，钱坤紧随其后来一家饭铺，只见挂肉钩上挂着一只只剥了皮的猫，黑虎也在其中。“我的黑虎呀！”